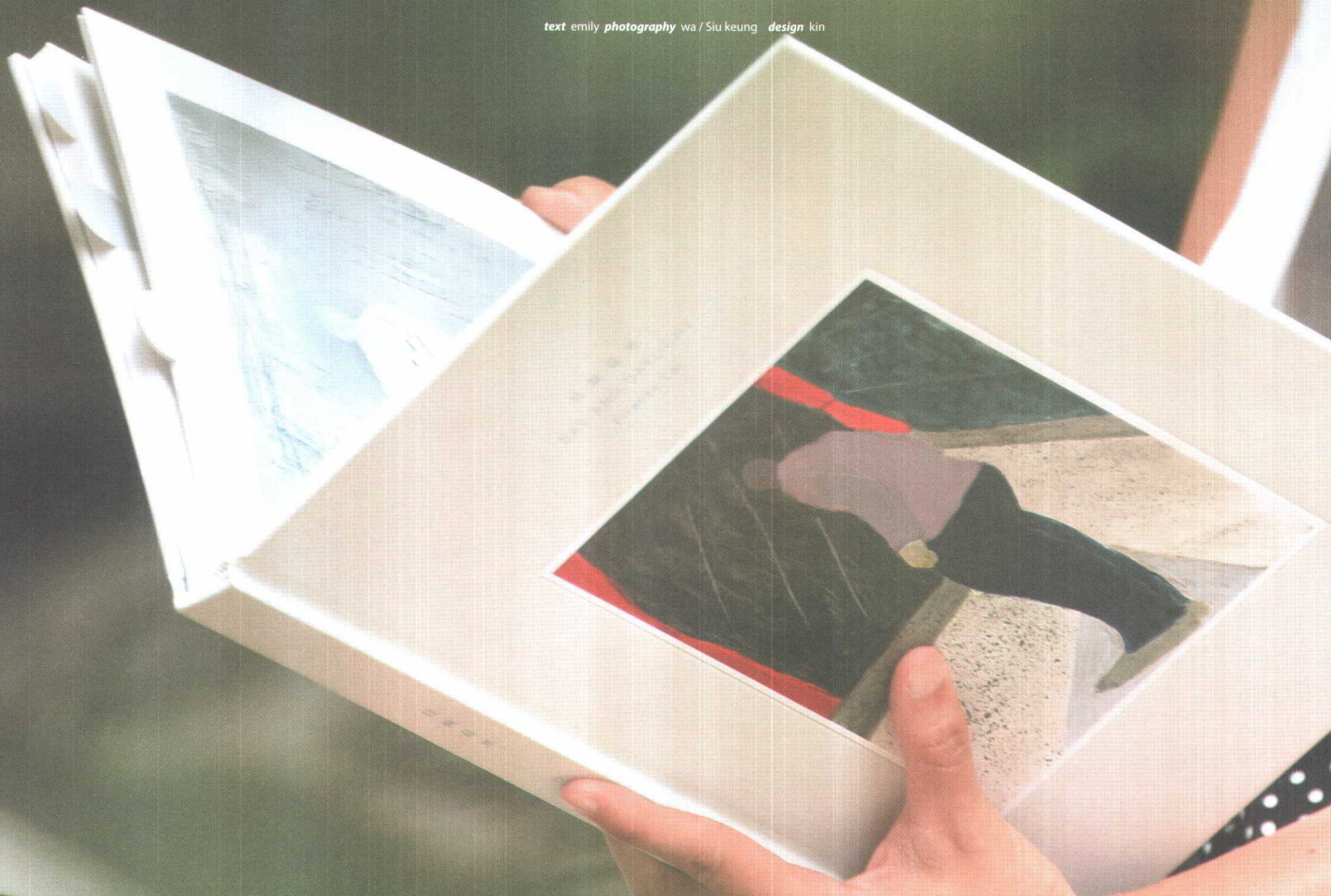


SIDE OF:
ALL
ABOUT

VIEWPOINTS : PAINTINGS II FIRENZE LAI

text emily photography wa / Siu keung design kin





畫作雖只是凝止的平面，但只要嘗試深入了解創作構思的概念及社會時代的背景，擴闊自己的視角，自不然生起另一番體會。今個月一連幾期，我們選來幾位畫家為焦點。這邊廂請畫家親身解構，那邊廂則由RACHEL淺談其眼中的他或她，從而延伸至畫作的鑑賞角度及所引發的思考。首回主角為作品現展示於第五十七屆威尼斯視藝雙年展的黎清妍(FIRENZE)，她性格文靜作風低調，可是筆下之作卻叫人一看難忘。

FIRENZE生於八十年代的香港，於香港藝術學院畢業，主修繪畫。RACHEL直言自己已留意她好一段時間，記得首接觸其畫作後便自動按下了喜歡的按鈕。「她對顏色敏感，用色配搭很強，處理也非常新派。一般人怎麼會想像得到墨綠搭粉紅，底部再加配粉綠，好有型！」她邊翻揭著FIRENZE的畫冊《日與日光》邊說：「早年我曾為兒童雜誌供畫，每次落筆填色時便開始崩潰——這隻好像用過，選色又似是有限。」她憑藉自身經驗說明，來得更加有力。「看來隨意的筆觸，其實所有線條也很準確。她帶著其世界觀，建立出自己的風格。」隨著畫冊上的標貼逐頁翻揭，其中一張為《發炎的曲線》，「從畫作中可看到畫家的視角觀點。」

轉個鏡頭，相約了FIRENZE碰面。因得悉她愛作畫也愛攝影，故由此開始談起：「拍攝牽涉真正存在之物並存在於極度平面的空間，但有些情感是畫作才能捕捉得到。當中的撼動不單來自構圖，而是實體的畫作——那堆積的顏料、投射的燈光……不過，今天已不需再爭論兩者的差異。我會拍，但那更貼近於記錄性質。舉例如我拍了一堆人們繞腳的寫真，卻不會照著來畫，個體之間的差異全記在心裡。我畫的非獨立個體，而是UNIVERSAL的。」她坦言畫畫是其本能，「年輕時期跟不少人一樣經歷過於作品中注入滿瀉的情緒，但我認為跨過以後有深層內容才算是真正的創作。」唯一不變的是她由始至終也愛畫人像，「從未曾有畫風景的衝動，小學時更畫SAILOR MOON賺錢(笑)。」說起這齣日本動漫，猶想起RACHEL如此說：「她並非要展示民藝復興時期那種肌肉的線條美，亦非《美少女戰士》那種七尺長腿十頭身的修長曲線，而是呈現我們日常生活的狀態。」人與空間的關係，無疑是FIRENZE作畫的調子。「最近我畫了一個人近距離站在另一個人身後，這是源於帶有幾分文化意識的自身經歷——有些人排隊時不太理會別人的安全範圍，愈貼愈近。我在十多年前已經畫過這個題材，但新作又回到這個議題，說實轉折不多。或這樣說，我並非PROJECT BASED的畫家，亦不會因社會事件而萌生一系列畫作；反之，我的作畫生涯中大概有一百個會不斷往返的命題，但絕非往回走。我有信心自己不會有天跑去觀藝術或畫抽象畫(笑)。對我來說，最重要是無論大趨勢如何，也要知道自己在做甚麼。」

「我喜歡留意人們過份意識及不為意所作的姿態，如坐下時會慣性把手放於大腿之下又或是DOUBLE CROSS雙腿、介乎慾望與本能之間的咬指甲習慣……有些更涉及文化因素，如法國及意大利人談話時的手勢。你知道嗎？長機於共產主義的國家也有其政治目的。其實大多數人均不知道自己慣性的狀態如何，但那是很重要的。我們意識到這些細節，才意識到周遭給予我們的思想/資訊，才會有選擇的權利。故此，這種情緒、這種盲點是值得畫下來的。假若每一分鐘也記掛著遙遠的、複雜的、無聊的事，似乎太浮了。」是次威尼斯視藝雙年展共展出十七八幅作品，其中一張為《AUTISM》，「有些四五十歲的智障人士會突然擁吻六七十歲媽媽，毫無掩飾自己的情緒，身體沒有負擔。有時我看到這個畫面，也會感動而哭。」

不用說太多，自能在畫作中感受到那份湧動的情緒。RACHEL點頭，並說出這幾年的觀察：「自ART BASEL購入了ART HK以後，藝術圈或多或少出現了變化，因而引發起這樣的衝突——究竟想做藝術還是藝術家？其實兩者可以共存，只是有人單純掛著藝術家的身份而不去創作，而FIRENZE卻沒有『埋圈』，專注用心地畫畫。」RACHEL順帶說起FIRENZE為曹疏影散文集《虛齒記》作書籍設計，「那簡直是神級，是低調的實力。」聽她這樣說，查找FIRENZE做過的書籍設計。噢，原來自己曾經因其排版設計而讀過陳志華的《失蹤的象》。



SIDE C:
LOOK
OUT

